

史

鉞

史鑑卷之五

臣道第三 賢臣

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以二帝三王之聖必咨四岳十二牧之臣以分理庶事故治國而民安以揆宅百官致平事理大臣者燮理陰陽寅亮天地以身管攝乎造化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以身關繫乎安危當言路者必進忠言任民社者必興教化豈徒欲其富貴安榮求便其私哉欲盡所當爲措天下之安也戰國之世宋鄭至弱也無華元子產奚足以立國齊晉雖強無管仲狐偃不能成霸功漢唐而降俱藉賢臣佐理堯舜君民致雍熙太平之治所謂廟堂柱石朝廷羽儀以危爲安轉禍爲福者也

風后

力牧爲將相

大撻作甲子

容成造歷

諫首作筭數

伶倫造十二律

樂援作十二鍾以和五

音六相共輔黃帝端拱無爲之治

重爲木正曰句芒

該爲金正曰蓐收

脩熙爲水正曰玄冥

句龍爲土正

火正曰祝融

南正重司天以屬神

比正黎司地以屬民七官辨顛瑱而致治

羲和

羲仲

羲叔

和叔

五官步占天日月星辰敬

授人時示以折因夷隩

伯奮

仲堪

叔獻

季仲

伯虎

仲熊

叔豹

季狸

謂之八元

蒼舒

隕訖

檇斂

大臨

龍降

庭堅

仲容

叔達 謂之八愷

后稷名棄母姜嫄履巨人迹而有娠棄山林馬牛避弗踐長而

業農播種百穀以滋民生

契帝嚳之子母簡狄吞玄鳥卵而有胎爲司徒職而教人倫

倫攸序

臯陶職士師以明五刑惟明克允凡陳統航業業一日二日萬

幾之謨

夔典樂而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匪掌其工而庶事孔備

龍職納言

益職虞師而山澤以時納言而帝命惟允

伯夷典秩宗而神人咸格唐虞之世君明臣良吁俞都喞於一堂之上故海隅蒼生共爲帝臣內則此屋可封外則四夷來王而天下治

因傳說代晉廢爲版築高宗恭默思道益帝賚

良弼乃審象旁求得說爰立作相朝夕納誨不待敷奏其言明試以功脫刑人之衣被公衮之服以天下之大委於新進之夫以萬乘之尊屈於版築之賤君臣相孚切劑治道講明帝學施

之政事無不合宜號稱中興

微子名啓紂之庶兄紂殺比干囚箕子微子抱祭器奔周武王滅商對微子於宋以奉湯祀

箕子以諫紂被囚武王釋之虛己問以天道箕子爲陳大禹洪範九疇封于朝鮮而不臣

周公旦武王之弟以成王幼冲攝行王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

吐哺以待士唯恐失之其居攝者權也豈得已哉奈何三監流

言惑亂王室內挾祿父外連淮夷以窺國勢周公不顧謗議推

其忠誠出師東征誅三監以清內難上下之情未孚乃作鴟鴞

之詩以自明周大夫亦爲九罭狼跋諸詩以美公德天意眷周

雷動以威以彰公德公乃經營洛邑式化商民制禮作樂復辟

於王作無逸之書愍王治已立政勸王用人七月之詩陳稼穡

養生

召公奭爲太保作旅獒之書戒王不貴異物所寶惟賢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同心輔政嘗巡行鄉邑聽訟於甘棠之下人懷其惠作詩詠之古今大臣知尊君之道其惟周召二公歟

齊管仲夷吾相桓公而號召天下其意若曰大義不可不明尊君之念不可廢諸侯之合則曰戴天下志欲之攘則曰安中國伐楚之師責以包茅不貢王祭不供葵丘之會不敢自專而上致王人用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似有可取然規模淺狹徒爲霸功非實有尊王之誠心不過竊義之美沽仁之名孔子雖曰如其仁而麟經不書其名者聖意深矣

晉狐偃子犯出定襄以知義伐原以示信作執秩以正官大蒐以示禮出穀成釋宋圍以成霸

泚武子士會趙衰荀林父顛頡魏犢俱竭忠盡誠尊王攘狄以扶周家

延陵季札賢而讓國材而出使審音而知樂視政而知人宗德而尚義

吳伍員子胥復父讎而亡楚國懷死諫以冒吳誅爲厲之劍不存鳩夷之名不朽

晉叔向羊舌肸廣濟皆謀善脩辭令建兵而不旆以要齊盟耀甲而停車以服魯衆

鄭公孫僑一產善爲辭令作兵賦鑄刑書不與宣子玉環以乘與濟人於漆洧孔子曰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穆襄以來鄭無歲不被兵子產受之以禮有固晉秦之暴不加焉

齊晏平仲相景公繫於刑踊責覆賊告於公而省刑諫懷星以

脩德辭更宅與益邑以節儉力行推仁於三族恩及於國人善僕御爲大夫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宋 華元夜登子反之床晨退楚國之衆

國 蘭相如秦以城與趙易璧無意償城相如索之曰臣頭與璧俱碎秦王請趙王鼓瑟相如請秦王擊缶豪氣凌雲使趙重於九鼎大器

國 魯仲連高節士也田單攻狄三月不克仲連曰在即墨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今也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單厲氣逐城遂克狄燕將保聊城單攻之歲餘不下仲連射矢書說之聊城乃下齊王欲爵之仲連逃海上秦攻趙魏王恐欲尊秦爲帝仲連曰若欲帝秦連有蹈東海而死矣其高節遠謀真天下士也李白詩云獨立千載間清風洒蘭雪可謂善知仲

連矣

元功十八人，鄼侯蕭何、平陽侯曹參、宣平張敖、絳侯周勃、舞陽樊噲、曲陽鄴商、魯侯奚涓、汝陰夏侯嬰、潁陰灌嬰、陽陵傅寬、信武、斬綽、安國王陵、棘津陳武、清河王吸、廣平薛歐、汾陰周昌、陽郡丁復、曲成侯蟲達。

漢丞相鄼侯蕭何從高帝入咸陽，收律令圖書，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與民之疾苦，爲治天下之本。守閔中定法令，立宗廟，廢社稷，宮室縣邑鎮撫百姓，爲足天下之術。薦韓信爲大將，破魏、虜，趙降燕，收齊滅羽，垓下爲圖天下之要。漢楚爭雄，失軍則發卒補之，乏食則轉漕給之，爲取天下之資。然不崇節儉以示軌儀，乃營造宮闕，啓孝武土木之工，不作法制以固邦基，乃賈田地賤，賞賚爲苟簡偷安之謀，是以不得與周召太公而爭烈。

丞相平陽侯曹參爲將有野戰略地之功爲相崇清淨無爲之治徒遵蕭何約束制作之事無所增益惟務偷安乃詭言惠帝不及高帝日飲醇酎使漢家制度卒至未備惜哉

少傅留侯張良智謀知道報仇強秦嗚秦將擊其軍結項伯而脫鴻門躡足以回齊封借箸以籌亂生之失還軍湖上示天下無侈心燒絕棧道示項王無還意請封雍齒息諸將之爭勸都關中建全城之固來三人而破強楚招四皓而定惠帝乃棄功名如弊屣其賢矣哉

酈食其責沛公倨見長者其氣已壯說沛公收滎陽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柱太行之道距蜚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以示形制其謀已強說田廣田間罷兵歸漢其辯尤敏竟爲韓信所忌以戕其身信可謂殘忍人也食其之智安在哉

陸賈使南越說尉佗聽命稱臣著新語勸帝行仁義成西漢之
厚之風有出使之才救時之術勸陳平結交周勃誅呂安劉有
保國之謀諸呂用事不能力爭謝病免禍有保身之智

婁敬說高帝定都關中以建金城之安此計之得者說高帝以
長公主與匈奴和親而呂后不免嫚書之辱文帝不免蕭關之
寇此計之失者

叔孫通知高帝寵任武臣與弟子諸儒創朝儀知高帝欲易太
子以死爭而正嫡知惠帝仁孝請建原廟獻含桃是通世務與
時變化識權知變之士

梁王太傅賈誼有王佐之才議論慷慨可方三代名臣以文帝
聰明之資必能有為故輔以堯舜之道惜帝溺於絳侯之寵不
能決意用誼遂疎斥之雖不顯進用而暗行其策誼雖不進用

於一時而其策可傳於萬世何辜者哉

天子家令晁錯有濟時之策不幸死於讒人之口其請選練將士以制匈奴募民實邊以省屯戍當弱諸侯以尊京師其賢良之策著書三十篇皆當時急務請削吳楚七國之地以尊朝廷而表盜因隙仇而讒誅錯錯知有國而不知有身竟罹讒禍鄧公進言於景帝大悟而錯誅無救矣可不為善人惜哉

廷尉張釋之善論諫能持法貞亮君子也首言秦失漢興之由帝稱善虎圍雷夫以口辨拜上林令釋之諫止梁王朝不下車釋之追止為廷尉帝欲殺東渭橋犯蹕釋之以為當罰金帝欲族盜高廟玉環釋之以為當棄市非特立獨行灼然有見之文夫能然歟

馮唐面攻文帝雖得廉頗不能用以為魏尚守雲中以軍市租

盡學士卒以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享賓客匈奴畏之而以家人
子不知尺籍符上功差六級文帝下之吏削其爵是法大明
賞大輕罰大重雖頗牧復生不能用歟

諫議大夫汲黯質直剛毅文雖不足而節有餘古社稷臣也視
火河內矯發倉粟賑民有恤民之心謂武帝內多慾而外施仁
義不可比隆唐虞請與匈奴和親以罷兵有直諫之節面質公
孫弘懷詐飾智張湯深文巧詆田蚡衛青具讒外戚平揖不屈
有剛正之義守東海淮陽政化大行有牧民之術居外郡戒李
息不言張湯姦詐亂國有憂國之忠其才與功雖不及諸朝臣
至於淮南王欲叛不畏朝臣獨畏汲黯非社稷之臣乎

賈山慷慨激發善論諫言治亂之道借秦為喻名曰至言請文
帝尊養老之禮求輔弼之臣無與士射獵以墮事無縱民私鑄

以失主柄言雖激切文帝不加罰賢矣哉

鄒陽宦游於梁以讒見擒獄中上書自明以爲人主當監忠邪
遠讒佞斥左右之言而用四方豪傑之士辭若不遜而抗直明
切足嘉曰荆軻慕義白虹貫日而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策
太白食昂昭王疑之下和獄玉楚王刑之李斯盡忠胡亥刑之
明臣忠而主信曰燕人惡蘇秦於王王按劍而怒食以駸駸中
山人惡白圭於文侯文侯役以夜光之璧百里奚乞食於路繆
公委之以政穽賊販牛齊侯任以國政明君臣遇合而浮辭不
移可謂正直之士矣

枚乘方正辯博爲吳王濞郎中王有逆謀乘極諫不用終見擒
客於梁孝王聽羊勝公孫詭之邪謀乘以剛直卒無所津惜其
辨時不見進用武帝以蒲輪迎之已老何及哉

戶備侯陳平捐金以踈亞父躡足以封齊王勸遊雲夢而擒韓
信間說關氏而解平城凡六出奇計答文帝問決獄錢穀云宰
相佐天子理陰陽附百姓撫四夷得大道然多陰謀非正道
典屬國蘇武自古虜使之才曰辨曰勇曰節然辨可能勇可能
而大節難也武抗節不屈出萬死一生卒全忠義豈特辨足以
折驕倨勇足以挫強禦而已三代而下一人焉爵以列侯酬以
萬戶何多哉秩不過二千石錢不過二百萬於功臣豈不薄哉
孝宣興感圖形於麟閣晚矣

江都相董仲舒承滅學卓然特立究春秋之淵微明王道之終
始陳天人之策正誼明道之言西漢一人而已惜武帝喜奢侈
慕神仙寵公孫弘之誦說張湯杜周之苛刻主父偃吾丘壽王
之變詐而不專任仲舒黜為江都淮南二驕主之相雖有王佐

之才不究用可慨也夫

卜式初不知書而天資仁厚朴忠發言操行默與古合其推田宅財物與弟義也匈奴多事願輸財助邊忠也渾邪等降縣官之費持錢三十萬以給官宰緱氏民便之爲齊王相會呂嘉反請與子男死之賜爵關內侯爲人如此彼以文華夸世者曷若忠厚之輔治哉

倪寬以通經好古名而守正不阿無間也爲張湯奏讞獄掾以古法義決疑獄是深文巧詆寬不能正反文其非武帝窮兵黷武寬不能諫從而道之其得於經亦末矣然爲民牧能勸農桑開溝渠雖無匡君之術而於救民之道亦庶幾云

張騫擊空通西域而烏孫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諸國皆內附遂斷匈奴之右臂以致單于孤特遠遁有功制敵而又感信初使

月氏羈留十年持節不屈爲人強大蠻夷愛之議者曰塞通大宛致汗血馬漢歲求索至驅百萬衆罷弊中國爲騫越之不然中國之患莫大於四夷四夷之強無逾北狄騫能分其勢至於費中國求駿馬武帝之侈心也何預騫哉

終軍奇士辨博能文其慷慨奮發徒步入關棄繻不受欲以功名富貴其志可知上祠雍得白麟一角五蹄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軍言野獸併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視無外也此應當有夷狄蒙化後匈奴渾邪王果降有識矣當使匈奴盡精厲氣書吉函於單于之前上奇之南越與漢和親請長綬出使致致閩王有才矣不幸遇呂嘉之難莫盡其設施惜哉

東方朔人議其言不純師行不純德依隱玩世詭時不逢爲滑稽之雄不然朔雖恢諧多端穢德似隱而納規進諫多可取迹

其陞戟於前。數董偃之罪。敷陳恭階。關壽王之議。真孝文之儉。德唐虞之治。不難自古。滑稽若淳子。兒止威王。長夜之飲。優孟規楚莊。葬馬之失。優旃諫秦皇。興苑之侈。故新磨規。燕宗田獵之過。因恢諧藥。時病安可盡少之哉。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子孟輔漢其忠矣乎。漢武之世。名臣衆多。光於其間。不過小心謹慎。無諸子之長終受遺詔安社稷。功卓出諸子何哉。光能秉義。從忠。莽然莫奪。勛冠群臣。宜也。其任漢室之守。擁昭帝之微。摧燕益上官之謀。覽賢良文學之議。順民心而議鹽鉄。以成始元元鳳之治。昌邑昏蒙。從宜廢之。孝宣明斷。從而立之。舉漢祚於累卵之危。措於太山之安。雖伊周何如其忠大矣。雖忠矣而不學無術。昧於幾微。以昭宣之明。不歸政。率致陰妻邪謀。立女爲后。身歿未幾。宗族夷滅。非貪權。

固位之過歟甚矣不可不學也

侍中金日磾武帝命霍光輔幼主光自謂不如日磾宜有大過人者攷其傳可稱者不過禽河羅之酋拜甘泉之像而已光能任漢室之寄處廢立之分擁昭立宣位居師保功擬伊周豈日磾比哉然日磾所守光不及者日磾在朝承詔輔政則固過之有功封侯屢却之光則權重位高終不能退日磾之子戲宮人則殺之帝欲納其女則辭之光之陰妻邪謀立女爲后悅以從之上欲任日磾之子光引約止之而光之子孫受封不辭是日磾之功不及光而忠謹篤敬過之也光死族滅日磾七世內侍其有自哉

文獻卷之六

臣道第四賢臣

侍中張安世以篤行用爲右將軍以定策孝宣功次於霍光小
心畏忌典樞機謹慎周密內外無間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疾聞
詔乃驚有所薦舉人謝輒拒之有郎功高當調不待言而遷之
故帝嘉其慎密外尊憚霍光而內親安世禮隆於光所以累世
貴寵比於外戚然處身過儉而內治產業殖貨富於霍光於清
白之節則少虧也

杜延年忠足以事君才足以臨民承武帝奢侈之後勸霍光脩
孝文政以節儉寬和舉賢良能權監獄預定策立孝宣其忠如
此爲北地太守選爲良吏捕擊豪強郡中清靜其才如此丙吉
稱其在己右然得賞賂遺數十萬清節稍虧子欽深博有謀

崇論宏議拯天下安危利害陳女戒於建始之初爲太常數言得失不事權貴可謂善繼善承者也

龔勝龔舍相友善著各節好學明經一時剛潔之士勝爲諫議大夫言制度犬奢刑罰犬深賦歛犬重時董賢得幸附之者取封爵勝獨言其過丞相王嘉坐罪勝正其議王葬居攝告老歸家舍拜太守免歸葬招勝不受遣使至卧疾不起以印綬加身推去其大節過人遠矣

丞相韋賢與兄子女成質朴謙遜篤志力學明經拜相封侯可謂盛矣而賢以經授帝與謀立宣如元成之陽狂遜爵黜侯白劾固爲當時所推而其相天子不過大衣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務而已至責以名實皆持祿固位被訶諛之譏惜哉丞相魏相有三識兵略遵故實達時令而已時匈奴寇邊帝欲

擊之相諫曰兵義者王兵應者勝兵忿者敗兵貪者破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今邊郡困乏難以動遂止又言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遂陳賢臣賈誼晁錯董仲舒所言與治二十三事上從其策又采易陰陽明堂月令四時之治謂天子之義必取法天地而觀先聖高祖用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吳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宜選明經通陰陽者各主一時以和陰陽然原相所以輔佐孝宣中興之稱職者皆奉行故事之効歟

丞相丙吉於宣帝有保全之恩倡立之宏議如狄懷英者終不自伐帝知而加封爵又固讓不已而受之其德量深厚無有也君相位寬大好禮遜務掩惡揚善掾吏有罪不稱輒予告不按駮公府不按吏自吉始取吏醉酒汗車茵亦不斥因得知邊塞

警急郡長吏能否勉勞之出逢清道群鬪者死傷不問過牛喘問之以爲三公調和陰陽職所當憂疾篤上問所代稱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法詳平太保陳萬年事後母孝其知人如此宜其子孫絕而復續也

司馬相如以辭賦稱爲文豪當時無比考其辭意序述田獵之樂與夫封禪告功皆啓導人主窮極侈靡好大之事其末乃歸于節儉如終日奏鄭衛之音曲終而進雅樂其故何哉居官不事事非忠以色自累非智使西南夷罷於邊役非仁夸耀鄉里非義是文有餘而行不足

司馬遷子長貫穿經傳紬繹古今自黃帝迄漢武二千五百年原始要終見盛觀衰作本紀明帝王之迹表以次年代之序書以述禮樂律歷兵戎祀事世家載股肱之任列傳紀立功之臣

文直而事核。不虛美。不隱惡。贈而不華。質而不俚。三代以降。載筆之任。無出其右。然究其是非。自相抵牾。於聖人論大道。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退處事。而進姦雄。述貨殖。崇勢利。而蓋貧賤。項羽之暴虐。槩於帝紀。陳涉之叛卒。槩於世家。孫叔敖。鄭子產。有輔相之才。槩之循吏。至於網羅天下。訪求舊聞。蓋古之變成一家之言。使學者有所統一。有補於世云。

王褒與司馬相如。揚雄。皆起西蜀。作為詞章。富麗溫雅。褒嘗刺吏。作中和樂職詩。以章風化之廣。彼應宣帝之詔。作聖主得賢臣頌。以明君臣之相須。其後數奏賦頌。以諫人君。田獵博奕之虞。其文皆有補於世。豈虛詞溢美之比哉。

夏侯勝從夏侯始昌。受尚書。洪範傳號稱名儒。然以厥罰常陰。言臣下有謀。其事經驗。而不免夫億則屢中。嘗見出道上語。雖

可傳而不免幾事不密時孝宣欲褒顯武帝功烈為立廟樂勝曰不宜雖守正不阿未免陷於縲紲豈通儒哉

趙廣漢之守潁川首誅大姓原褚郡中震懼又令強宗大姓相仇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尹京兆善為鈎距以得事情盜賊雄俠吏受賕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謀共劫人語竟即捕之亭長戲言莫不先知為政專厲強壯見事風生發姦過伏如神明然雖能吏而不免扶姦終以此敗疑蘇賢榮蓄之忤己以法論之且誣丞相以殺婢之過相脅制卒真誅戮能致吏民數萬代死者威制豪強收恩小民爾

尹翁歸自謂文武兼備所施設則剛明為市吏雖霍光之族莫敢犯為都督郵則長吏被罪莫有怨為郡守廷尉于定國莫敢干以私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否姦邪各記籍收取黠吏豪

民按罪以一警首。首論大猾許仲卿奔市。為在扶風。選用廉平。接待以禮。縣有名籍。如治東海。緩於小弱。急於豪強。雖任刑法。而溫良。譙退不驕。歿後。天子下詔褒揚。而重賜其子。況云。

韓延壽為吏尚禮義。敦教化。聘賢士。廣謀議。納諫諍。表孝弟。治學官。守潁川。以禮讓。變告訐之俗。守東都。置正五長。教孝弟。姦人莫敢入。吏或相欺。引咎自責。人自愧悔。守左馮翊。閉閣思過。息詞訟。推誠待人。不忍為欺。而為蕭望之案。其放官錢。遽及誅戮。非宣帝明察之過歟。子長公。

張敞子高。非惟有吏才。而善論諫。昌邑王不法。諫不從。昌邑果廢。霍光卒。其子禹復為大司馬。敞以議世。鄉為諫。霍氏果敗。太后出獵。敞諫而止。治膠東。設賞格。令相捕。斬大賊。解散尹京。兆召偷盜。皆長喻以法意。盜息。治冀州。捕格賊首。而盜息。京兆。

久任而稱治。史稱其履忠進言條教可觀善矣。而乃定馬章臺為婦作無眉。不免輕情枉法論殺掾繁舜。不免挾私。所以非師傳之器。

王遵文武自將。健于吏職。所在必發其剛果。守安定一月間。張輔姦賊百萬為護羌校尉。以千騎奔突羌人萬眾。為益州刺史。疾驅九折坂。以示其忠。為東平相。以勇氣折王之驕。止其過。為司隸校尉。奏匡衡不白石顯姦邪。為京兆。廣設方略。誅鋤盜賊。守東平。以身當金隄河渠之衝。而安眾心。然為吏詭譎。不惟失於殘忍。所以屢廢。又坐廢也。王鳳徐明三老輩爭薦之。其亦安集人民者邪。

雋不疑。見直指使者暴勝。曰。凡為吏。犬剛則折。犬柔則廢。恩威交孚。然後樹功揚名。其尹京兆捕偽稱衛太子。實諸法。帝嘉之。

曰大臣當用有經術明於大誼由是名重朝廷在位者皆自謂不及漢家三輔得賢如此

于定國其父于公爲獄吏東海有孝婦孀若守節而養姑姑以年老妨婦嫁自縊死姑女告婦迫姑死繫獄誣伏于公爭不得婦死枯旱三年于公白郡守祭婦墓遂雨于公自言治獄有陰德後必當興其子定國果由御史大夫拜相國人稱定國爲廷尉民自以不冤

疏廣疏受爲太子太傅少傅廣年老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官成名立不去有後悔乞骸骨許之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與族人賓客相娛樂或勸廣爲子孫立產業廣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其知止足者矣

蓋寬饒次山尊厲剛直。不要之以中。是以殺身。為中大天。行風俗也。多稱舉貶黜。為司隸校尉。刺舉無回避。奏張安不其權。為衛司馬。戒許伯之侈第。劾檀卿之沐猴。然其言好奸。上意強以不用。難聽之語。非雍容有禮。為吏刻深。喜陷害人。故終坐獄自殺。非剛直之太過歟。

黃霸守潁川。詔下選良吏。分部宣布。使郵亭鄉官畜雞豚。以贖貧窮。勸民為善。防姦邪。謹耕桑。恤鰥寡。節財用。盜賊屏息。獄無重囚。鳳凰神雀來集。及守京師。政聲無聞。與望天損。其才長於細務。而不諳大體。治尚寬厚。而少剛嚴。遠承相功。名損於治郡。宰相之任。務存體要。霸以吏才處之。故傳之循吏云。

龔遂守渤海。時多盜賊。民迫飢寒。遂悉罷捕賊吏。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器者為盜賊。賊聞之。賊棄兵持田器。賣劍買牛。賣刀

買犢開倉賑恤勸課農桑百姓富實獄訟止息賢矣哉

蕭望之長清議論通達抗節剛正初見霍光責以不行周公吐哺之禮建言夏日雨雹譏霍氏專權以開利傷化折張敞贖罪之譏以夷狄背盟止公主臣降烏孫以春秋不伐喪遣使吊四匈奴而單于稱臣且請待單于不臣之禮又請出恭顯而待以賢明之選為御史大夫議三公非其人為大傅以經術授太子宣帝寤疾命望之受遺詔輔政元帝即位數言治亂陳王事多所弼正卒罹讒謗而殞其身有輔佐之能未得保身之哲也何並子庶為高陵令劾奏太后之親侍中王林卿殺人罪殺之守潁川奏廷尉弟鍾威受千金贓之罪誅崔陽輕俠趙李李穎漁食閭里縱橫郡中既亡而追捕之又治勇猛曉文法吏十人負王法者之罪非劬姦長善嚴而不殘臣於尹翁歸者也

匡衡通經術而無大臣之節。嘗言時俗溥惡，請弘道德而率天下以傳昭儀，定陶玉過寵，請明后妃嫡庶以齊家，又請無改孝宣政事。成帝即位，無所建明，請究六經之旨歸，而通貫天人數。陳便宜，雖經術有餘，而相業不足。石顯專權，不敢匡正，反曲事之。成帝欲蓋前非，乃追條前惡，為王尊所劾，後因地震免為庶人。可謂有經術而無大成廉潔剛方之節也。

薛宣初為長安令，治有名，守臨淮，政教大行，守陳留，賊盜禁止，為左馮翊，揚淑謝游，會稽不遜，宣責以書，撤解印而去。擢御史大夫，代張禹為相，居位煩碎，不知大體，遂見冊免。蓋宣雖有吏才而無宰相之器，自古才難如此。

朱博初為犛陽、雲陽、平陵三縣令，入為長安令，京師治理，刺建州行部，駑車突道四百人，罷去，如神，刺井州，斥遣移病，養病。

之吏用豪傑大夫守左馬廄發起盜賊吏皆戰慄為廷尉決獄如流然居官多武譎網絡少受利敢誅殺尤惡諸生及拜相阿附傅太后及第傳喜如何武傳喜之忠鯁罷歸博請奪其侯爵以順太后懷姦罔上卒以自殺又誰咎哉

翟方進子威初為丞相司直劾司隸陳慶不以禮見丞相劾辛慶忌誦事貴臣時起昌陵賁戚子弟為姦刺方進接大姦賊數千萬為京兆擊搏豪強位丞相舉奏牧守九鄉無所回縱器能有餘燕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而內行脩飾然多懷怨挾私無宰相宏大之量然以天象視變賜策自裁宜也何武由諫議大夫遷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時舉奏行部先即學宮見諸生問得失次問墾田次見郡守為人仁厚喜進士為楚內史厚兩龔為市守厚兩唐每欲除吏先為科例以防請託

何素厲其嫌而不薦。王莽求大常而不舉。群臣舉莽爲大司
武堅執不可及。拜大司空而舉奏竒碎不合衆心。卒以策免。後
爲莽所誣陷自殺。惜哉。

王嘉由大中大夫守九江河南。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新甫侯。
爲人嚴毅有威重。哀帝欲變動朝政。嘉力諫之。會董賢被寵。嘉
極諫止。以此忤賢。連繫獄不食而死。後追謚忠侯。

召信臣守南陽。躬勸農耕。開渠灌漑。民蓄有年。致民節儉。其化
大行。戶口增盜賊息。獄訟衰。民稱召父。後爲少府。奏罷禁離官。
省樂府黃門倡優之戲。及非法飲食。約省費數十萬。有大臣之
節。豈專爲循吏哉。

申公魯人。年八十餘。王臧薦安車召至。問以治亂。對曰。爲治不
在多言。願力行。何如。帝默然。

文翁性仁愛好教化守蜀郡變以儒雅選小吏詣京師受業博
士乃起學館於市中以教子弟補郡縣之吏使蜀地化爲齊魯
天下立學自文翁始

直不疑爲郎有同舍誤持其同舍金去同舍郎意不疑不疑償
金後同舍歸金亡金郎大慙

主父偃上書得幸一歲四遷拜爲郎中大夫衛青之薦也嚴安
徐樂亦以上書拜爲郎

石建石慶處爲御史大夫拜丞相時國家多事九卿更進用事
事不關決丞相慶醉諫而已

嚴助吳丘壽王朱買臣拔臯終軍並以上書進用與大臣辨論
大臣數屈

王成爲滕東... 賜爵關內侯

鄭弘字稗卿爲南陽太守著治蹟拜御史大夫又字巨公守節
淮西歷夾轡後爲太尉

梁丘賀明易經以功畫像麒麟閣

嚴彭祖字公子東海人顯明春秋爲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
范昆張德慕勝之主賀俱以綉衣直指使者持節按部威振州
郡

楊樵子雲少好學博覽默識作大玄以準易作法言以準論語
作訓纂以法史其辭賦與屈原宋玉司馬相如並驅爭先惜未
聞聖賢之道易與論語奚可以準之哉多見其不知董也當漢
世官僅至執戟郎不得列大夫之職而王莽竊位得陞大夫嗚
呼雄之天資絕倫學問該博使得孔孟爲之依歸正其謬而翼
其偏西漢一人而已此朱子所以貶之也

劉向更生博通諸經擢諫大夫校書天祿閣著說苑列女傳上
疏言王氏專政封彭城伯

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吏民信向
光武徵為尚書典定舊制又為司直行大司馬事鎮守京都

史鉞卷之六

史記卷之七

臣道第五 賢臣

太傅褒德侯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與人無競鄉故雖行能不同而皆愛慕嘗爲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爲欺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河南爲首守令茂不爲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都丞密人涕泣從之王莽居攝以病免歸光武即位先訪求茂以爲太傅褒德侯誠所謂名冠天下受天下重賞也

郭伋爲并州牧過京師光武問得失伋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守潁川迫帝城帝勞之曰河潤九里京師蒙福

張湛守滎陽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

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秀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

劉昆初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叩頭火尋滅守弘農虎負子渡河而去帝嘉之徵為光祿勳問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曰偶然耳帝曰長者之言也命書諸策

郭賀為荊州刺史官有殊政上賜以三公之服黼黻范旒杖行部去檣幃以章有德同守九江恬澹無為百姓安業地多虎暴民設檻穿而滋多同曰江淮有虎猶北方有雞豚今為民害咎在殘吏張捕非也務退姦貪進忠蓋可去檻穿除前課無復虎害帝聞嘉實任以樞機拜尚書令

廉范叔度守蜀郡民物豐盛邑守逼側禁民夜作以防火災范效前同先令儲冰防虞百姓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

昔無橋今有橋

朱輔刺益州宣示漢德感懷遠夷王化所未被正朔所未加白狼犛木等百餘國皆納貢稱臣王書嚴作詩頌漢德輔使譯而獻之

陳龍章帝時政尚嚴切龍拜尚書令厭事繁重欲從寬厚上書求濟以寬言為政猶琴瑟大絃急者小絃絕且蕩滌苛法以濟民生全廣至德以奉天心帝納其言事從寬厚

第五倫為京兆掾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在上疏言光武承王莽之餘為政嚴猛奈以酷急亡國莽亦以苛法自滅上善之倫雖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言每依寬厚云

馬廖太后從兄官衛尉患其業難終上疏勸成德政傳曰吳王好劍客百姓多創瘢吳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長安語曰城中

好高警四方高一尺城中好廣肩四方且半額城中城大袖四方全庶帛言雖如戲有切事實太后納之

韋彪爲大鴻臚陳事者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正事寢䟽咎在州郡下朝臣議彪曰國家以簡賢爲務賢以孝行爲先夫人才行少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宜以才行爲先不可純以閥閱其要在選二千石二千石而用賢貢舉得人矣

楊終上䟽請罷邊兵陳寵上䟽請除苛法楊終復言請議定五經章帝嘉納舉行

宋弘字仲子爲大司空以清行著聞封宜平侯光武妹湖陽公主新寡慕弘威儀帝問弘曰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謂主曰事不諧矣

杜詩字公君遷南陽太守人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魯恭字仲康拜中牟令尊以德望爲理政有三異蟲不入境一異也化及鳥獸二異也馴雅童子有仁心三異也不捕河南尹

表安以聞上異之

朱暉守臨淮有善政民歌曰強直自遂南陽朱李吏畏其威民懷其惠坐法家居帝幸死召爲尚書僕射尚書張林請自煮鹽備均輸法暉固執不可其公正強直如此

班彪隗囂問以承運迭興之事彪曰周之廢興與漢異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強大故末流有從橫之事漢承秦制改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有誓年之柄又著王命論云堯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神器有命不可以致力而求漢承堯祚據火德有赤帝之符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胃可妄處哉

勇如信布強如項籍成如王莽卒凋縷伏質葉醢分裂况么
不及數子欲闢姦天位乎其讜言宏論足以對姦臣之志雄
哉

樊淮爲尚書郎殤帝時儒風寢衰準上疏曰人君不可不學光
武受命垂情古典游意經藝多徵名儒讜命論難化自聖躬流
及蠻荒今學者益少競論浮麗忘蹇々之忠習談談之辭臣請
下詔博求幽隱寵進儒雅以俟聖上講育太后納其言可謂知
爲治之本矣

仲長統當安帝之世太尉徐防以災異策免長統上疏曰光武
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故不任三公事歸榮閣由此王
公恪真然政有不治必加譴責而排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
堅冰旱爲災皆戚宦所致爰讓三公欲均其勳立國家續如生

民難矣若專委三公分任責成而在位病民舉用失賢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可分此罪使時能用其言安得使李固杜喬陳蕃竇武諸公受禍而漢祚亦隨之而亡也悲夫

楊震伯起孤貧力學通達博覽諸儒語曰關西夫子楊伯起累遷荊州刺史東萊太守道經昌邑所舉荊州秀才王密宰昌邑夜懷金十斤遺震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大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性公廉子孫疏食步行或請開產業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時宦者及安帝乳母王聖用事請託於震不從其構譏謗策收印綬遂殺葬之自名士來會大烏高吏餘墓前俯仰流涕天不祐善人如鳥悲夫

袁安字邵公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爲三公朝廷倚賴爲重地廣
民增蠻夷賓服丁鴻魯恭韓稜皆一世名德稱爲治平

黃瓊以處事徵李固遺之書曰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政多語
曰曉曉者易缺噉噉者易汙盛名之士其實難副俗論歟士純
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瓊昔隨父香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居
官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數言事上採用之時梁冀
被誅瓊居相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翕
然尊仰

李固邵之子聰敏好學涉遠求師究堯墳籍時稱大儒每到大
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守泰山杜喬奏固政爲天下第一爲將
作大匠太后委政所言多從黃門宦官爲惡一皆斥遣天下咸
望治平梁冀深忌嫉之策免誣與賊劉鮪通連繫下獄死焉

枉喬嘗爲直指使者行部表賢良忠勤收貪汙反僞與李固並
拜太尉同心輔政固廢死中外喪氣群臣側足而惟喬特然正
色不撓朝野屬望後以地震策免梁異誣與賊劉鮪通請逮繫
太后不許異脅之附已喬不屈收繫獄中固俱亡漢祚由
此殄瘁哀哉

王龔知名當代好賢薦上引進黃憲陳蕃

荀淑博學有高行李固李膺宗師之爲明陵相泣事明治稱爲
神君有子八人時人謂之八龍第六子爽字慈明名望尤重人
稱其里曰高陽同郡韓韶亦尚義發粟以賑濟沉民

陳寔仲弓居鄉平心宰物有爭訟求判正曉譬曲直退無怨者
人曰寧爲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短嘗訪荀淑淑長子元方將車
季子季方駮乘孫長文幼抱車中淑八子更持孫幼抱膝上

太史奏德星見有賢人聚寔嘗爲太丘長同里鍾皓陳宜荀淑俱有德稱潁川四長

崔寔初舉獨行詣公車稱病不對策退而論世事名政論言宜帝嚴刑峻法破姦邪之膽海內清肅效優孝文元帝政寬威權隨奪漢禍遂基夫刑罰者治亂之藥石德教者興平之梁肉以德教除殘是以梁肉治疾以刑罰治平是以藥石供養司馬此曰崔寔之論矯一時之枉非百世通論愚謂世有君子小人待君子必以德教待小人必以刑罰用之在審其宜

劉寵守會稽簡除煩苛禁察非法郡大治徵爲將作大匠山陰老叟各賫百錢送之曰明府在官狗不夜吠民不見吏故來扶送寵曰政何能及公言人選一錢受之後拜大司空

楊秉嘗拜河南以許宦官得罪後拜太尉立朝正直人不敢干

以私

黃憲世貧賤父爲牛醫年未冠荀淑異之曰吾之師表謂表問曰子國有顏子閻曰吾叔度邪戴良才高居傲見憲必正容其母曰汝從牛醫兒來邪良曰不見叔度自以爲不及旣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測陳蕃曰不見黃生鄙吝復萌郭泰曰表閻之器譬諸泛濫澗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干頃陂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氣象溫厚圭角渾然卓乎鴻鵠在燕之羣初舉孝廉辟公府後爲汝南太守王龔所辟到京師還四十八而終如此輩人不用夫世漢作可知矣

劉寬爲東海相歷典三郡溫厚仁慈倉卒中無戾言邊邑吏民有過以蒲鞭答之示辱而已終不加苦慰以農望之言勉以孝弟之訓人皆悅而從化拜尚書令賢而有德者也

竇武當竇太后臨朝武爲城門校尉定策立靈帝與陳蕃胡廣
錄尚書事戮力王室白太后謀誅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太后猶
豫節知之脅尚書作詔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捕收武武不受
詔甫將羽林兵千人圍武武自殺收族姍賓客族誅之遷太后
於南宮烏乎幾事不密則害成中宦之流毒如此有國者可不
監諸

陳蕃竇太后之立蕃有力焉后臨朝政無大小委於蕃徵名賢
李膺杜密共參朝政天下想望太平而中常侍曹節王甫朋比
專權濁亂四海會有日食之變蕃謂竇武曰昔蕭望之困於石
顯今曹節惡猶石顯白太后誅之謀泄反被王甫收蕃送北寺
獄殺之

李膺與陳蕃陳琳俱與茂才異行由郎中拜司隸校尉小黃門

張讓弟朔爲野王令貪殘不法畏膺威嚴逃歸兄家合柱中膺
知而率吏卒破柱取朔附獄殺之由是黃門常侍奔氣不敢出
時朝綱已傾膺獨持風裁士被其容接名登龍門河內張成善
風角子殺人膺收殺之成交通宦官令其弟牛備告膺養人學
游士諸郡生徒爲部部訪朝廷亂風俗詔逮捕太尉陳蕃曰所
察皆人譽忠臣不肯署帶怒竟下膺等出門北寺獄連及杜密
陳翔陳寔范滂輩二百餘人陳蕃亦免寶武上疏言膺等搜括
伊呂之佐虛爲姦臣賊子之誣帝意稍解汝歸禁網終身膺雖
發錮士夫希慕更相標榜有三君八俊八顧八及八厨之號陳
寶用事復舉膺等陳寶謀膺等復發侯覽曹節調有司奏諸部
鄙鈞鄙上勿問何謂鈞鄙節曰鄙人欲爲不軌又問不軌對曰
欲圖社稷曰其奏或若膺且去膺曰事不辭難罪不逃刑臣節

也去將安之詣獄考死門生故吏並被禁錮焉乎正人邪人不
兩立無如漢季正人雖多不足以勝邪人者謂非天斂天不祐
漢故基此禍後之有國家者宜深鑒於斯

鄭泰林宗博學善論議陳留符融一見嗟異介河南尹李膺相
見曰林宗聰識通朗高雅密博華夏罕儔與定交名震京師還
鄉送車數千輶與膺同舟人稱神仙范滂曰林宗隱不遠朝貞
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仇香以至行署爲主簿泰謂
之留宿泰聞鄙人之死慟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漢室滅矣未
知瞻烏爰止于誰之屋爾泰識高量洪才優慮遠雖好戚不及
倫而不爲危言詭行故濁世不及禍謂非有道之士拔類出羣
者乎

寶武陳蕃劉淑爲三君生茲不哀適丁亂世乾綱解紐陰邪得

路天下大勢如長江大河不可復返諸君子欲以區區之口舌障其流而回其瀾嗚呼吹生揚清激濁御李膺依林宗傳范滂名登龍門同仙舟就下坐與月旦評

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寓爲八俊

郭泰范滂尹勳巴肅宗慈夏馥蔡衍羊陟爲八顧

張儉崔超岑暉范滂劉表陳朔孔昱檀敷爲八及

度尚張邈王孝劉儒胡母班秦周番嚮王章爲八厨私相品題

自立禍的而挾彈搽弓者已睥睨於左右天地一網罟高飛竟

何益卒之禍連朋友殃及無辜諸君自取之也

范滂孟博少爲清節爲州里所服爲清詔使案察冀州滂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守令臧汙者望風解印綬去守汝

南以鄒桐徵赴獄就訊三木囊頭暴於階下白身死之日埋於

首陽山下上不負皇天下不愧夷齊初就捕母與訣曰汝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憾使汝爲惡惡不可爲使汝爲善我不爲惡聞者流涕賢哉此母安得有此子悲夫

張儉因鄙人亡命困迫望門投止咸重其名行破家相容所經歷伏誅十數連坐編州郡宗戚殘滅郡邑傷殘與魯國孔褒攜褒弟融匿之事泄收褒融送獄融曰歲儉者融當坐褒曰儉來求我非弟之過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竟坐褒罪鄙禍解儉還爲衛尉而終孔氏一門母子兄弟孝慈友弟直古所稀不愧聖人之後

史弼爲平原相詔下舉鈞鄙郡國連奏百數弼獨無所上詔書迫切從事責白青州六郡其五有鄙平原獨無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畫界分境水土異齊風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無胡可

相比若承望上司誣陷良善濫刑濫罰以逞非理則平原之人
戶可爲鄰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史弼誠君子人也能以身任
禍非特立獨行卓然有見者能如是乎

賈彪爲新息長小民貧困多不養子彪嚴其制罪同殺人城南
有盜殺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按驗掾史欲引南彪怒曰
賊寇殺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致其罪賊聞之亦
面縛自首由是養子者千數曰此賈父所生也皆名子曰賈非
慈仁者乎

曹鸞爲永昌太守上書曰夫鄙人者或者年滿德或衣冠英賢
皆宜股肱王室左右大猷者也而久被禁錮辱在泥塗災異水
旱皆由於斯帝省奏大怒詔鸞下獄掠殺之於是詔州郡更考
鄙人門生故吏父兄在位者悉免官禁錮爰及五屬鸞可謂廉

慨烈丈夫義理所在雖死不回於是可見東漢節義之風有如
此者諱諛面諛者能無愧乎

桓典爲侍御史宦官畏其嚴毅剛方典常乘驄馬京師語曰行
行且止避驄馬御史

張綱守廣時梁冀專權綱當按部埋其輪曰豺狼當道安問狐
狸

蔣琬費禕董允俱仕蜀漢爲侍中尚書能負社稷之重稱貞亮
死節之臣繼諸葛以輔政

龐統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徐慈謂先主曰士元爲鳳雛非百里
之才與諸葛同被徵

臣道第六

孟昶為兖州刺史魏明帝舉才德兼備司馬懿為昶昶為人謹厚名其子姪曰渾深默沉戒以書曰欲汝等類名忠義能屈而以為伸讓以為得弱以為強鮮不遂矣夫毀譽者愛惡之原禍福之機人或毀己當退情於身何反報焉諺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脩

晉江統為太子洗馬時戎狄亂華統以為宜絕其原作徙戎論曰戎狄之性貪婪凶悍不仁弱則畏服強則侵叛其強也漢高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其弱也元成之微單于入朝有道之主救夷狄也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強暴為寇夷華不加遠征期境內獲安疆場不侵而已魏武

帝徙武都氏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兵。此權宜之計。非萬世之利。今者當之。已受其敝。關中帝王所居。戎狄不宜在此。因其衰敝。遷之畿服。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為禍滋蔓。暴害不測。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計為長也。朝廷不用。竟貽戎狄之禍。主辱國亡。哀哉痛哉。王導初以安東司馬輔元帝於建業。說以謙恭待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為政。撫綏新舊。收用賢俊。辟掾。得百餘人。刁協。卞壺。陳顯。庾亮。甘卓。周訪。陶侃。劉隗。周顛。黃籍。紀瞻。顧榮。桓彝等。皆一時文武全才。初桓彝見元帝微弱。嘆曰。帝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見導。曰。江左有管夷吾。無復憂矣。於中興有根本之功。方元帝居藩導知其可輔。陳以復。遂傾心推奉。其功一也。西都覆沒。四方勸進。王敦。庾亮。嚴明。欲更議所立。願導固爭。異議遂沮。

其功二也及輔朝政不以江左寡弱而為偷安之計乃且大立規模廣運羽翼先用顧榮質請以來眾士盡收過江名流以佐謀慮故桓彝見其亟談將士而輟憂周顛聞其志克神州而收淚其功三也是以賢士覽進百姓歸心荆揚宴安戶口殷實以正色直諫匡扶人君仗大義公忠誅其叛族俾漢左立國百年謂非中興根本之大功歟惜其見事不明負周顛於地下為不足也

祖逖少有大志渡江見帝為祭酒逖請將兵以復中原帝無北伐志以逖為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召募逖度江擊楫誓曰不能復中原有如大江逖募得五千人鎮雍丘擊後趙加鎮西將軍與將士同甘苦然於新附河南多叛歸晉者勒惠之百計求通好後以戴淵為征西將軍

鎮合肥。逖以淵無弘識而相統攝，意怏怏，感憤而卒。自是王敦聞逖卒無忌，趙寇亦猖狂。中原不復廓清者，由元帝之單弱無氣之過也。

劉琨與祖逖同寢，半夜聞雞聲，逖寤，現曰：「非惡聲也。」因起舞。琨與逖齊名，自曰：「常恐祖生先吾著鞭。」懷愍時為并州刺史，琨由軍長史叛降石勒，送州刺史段匹磾時在薊城，遣人邀琨，率衆奔薊，與匹磾歃血同盟，冀咸晉室。有欲襲取薊者，遣書請琨為內應，為邏卒所得，而琨實不知也。竟為匹磾所殺。

溫嶠初為劉琨所遣使江東，母不欲嶠絕裾而去，既至不復得北歸，終身以為恨。與元帝為布衣交，立明帝為太子，王敦惡而欲廢之，嶠極力調護，驃騎將軍與王導共誅王敦，又與庾亮共起兵討蘇峻，斬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庾亮嘗蘇峻心懷不軌亮欲徵之王導溫皆止庾亮竟死
移兵將陵亮率師拒之未及陣而兵潰亮奔尋陽邀陶侃兵討
峻峻敗伏誅峻平亮沉首謝罪求鎮自領都督江荆諸軍欲開
復中原請移鎮石城遣諸軍布江沔謀伐趙詔不久卒于武昌
下壺以中書令輔成帝蘇峻舉兵陷姑孰壺督兵力戰死二子
隨之母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

謝安少有才名不就徵辟自高卧東山之時已有公輔之望桓
溫深禮重之溫初赴山陵王坦之第一見流汗沾衣倒持手板
獨安氣意溫閑不爲少懈坐定數語如擾龍馴虎有以折姦人
而奪之氣安之爲政不存小察弘以大綱鎮以和靜御以長養
方之王導英氣過之符堅以百萬之師次淮淝將帥各當其任
卒使風聲鶴唳聞者心寒八公山草木見者膽喪符秦之師一

敗弗振其德量寬弘真玉佐之奇才

殷浩抱養世之才時人方之管葛王蒙謝尚同其出處下江左興亡語曰深源不出如蒼生何然用違其才石虎死胡中大亂用浩蕩平閔河致山桑之敗朝權一歸桓溫矣溫與浩齊名晉用浩以抗溫其敗也溫勢浸熾大阿之柄全歸於溫

長孫無忌拜大司空辭曰臣忝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遂以為太子太師太宗疾太子侍詔無忌褚遂良曰太子仁孝公輩輔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無憂我死勿令讒人問之高宗立欲立武昭儀為皇后遂良苦諫上怒引出之武氏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抹兒之後許敬宗李義甫誣奏遂良無忌謀逆安置黔州遂殺之

房玄齡由弘文館學士拜左僕射明達吏事輔以文學用法寬

平上每與玄齡謀事玄齡曰非如晦不能決及至卒如玄齡謀蓋玄齡善謀如晦善斷長孫后疾玄齡以遣歸第后言無故勿棄之褚遂良亦言玄齡翼贊聖功決策立政勩勞爲寂不可以小過棄舊勛上召出之玄齡疾篤謂諸子曰東征不已群臣莫敢諫上表言陛下決囚三獲五奏素饒止樂者重民命也驅無罪之人委之鋒刃獨不愆乎以太子太師梁國公致仕薨上臨視悲不自勝

杜如晦大槩與玄齡同二人承大亂之後紀綱彫弛能興朴植僵使號令典刑整然而完可謂賢宰相矣抑芳云帝定禍亂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諫房杜讓其直英衛善兵房杜濟以義持衆美效之君如晦任事以淺君明臣良志協議從相咨以成千載之過理致太平爲唐宗臣

魏徵剛直敢言。太宗信任之。展盡底蘊。三百餘奏。無不剖切。首
賜絹三百匹。上得佳鷄。自臂徵至。匿懷中。徵奏事久不去。鷄竟
死。上語及教化。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行帝道而帝行王
道。而王乃勤撫生民。斗米三錢。終歲斷死刑二十九人。外戶不
閉。行旅不齎糧。上曰。魏徵勸行仁義。收效矣。上欲封禪。徵諫曰。
勞百姓。崇虛名。上怒曰。殺此田舍翁。長孫后具服。賀曰。主明臣
直。上悅。歲旱。徵言。陛下志業比貞觀。不克終。十條。賜金十斤。馬
十疋。徵疾。詣弟賜藥。許其子尚書。自製碑。又曰。以綱為鑑。可
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徵歿。朕亡一
鑑。其得君如此。

王珪與魏徵同事。太宗嘗問珪曰。鄉讖精通。復善議論。文齡以
下。悉皆品藻。且自謂過諸子。何如。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

不女玄齡才蕪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玄清波義並明臣納爲
允臣不如彥博甄頰洽劇衆務畢舉臣不如戴崑耻君不爲堯
舜以諫諍爲己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
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爲然

褚遂良初爲諫議大夫太宗問曰起居注所書可觀乎對曰史
官書人君言動過惡庶幾不敢爲非未聞自覩也上曰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侍郎劉洎曰借使
遂良不記天下亦記之上曰朕行有三一監前代以爲元龜二
進善人共成政道三斥群小不受讒言朕守而勿失亦能史氏
不能書吾惡也太宗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同輔太子高宗即位
召無忌遂良李勣于志寧遂良曰此召必爲中宮上意已決逆
之必死太宗元舅司空功臣不可使上殺元舅功臣遂良受顧

命不以死爭。何以見先帝勳。稱疾不入。無忌入。上曰。皇后無子。武昭儀有子。欲立昭儀爲后。何如。遂良曰。皇后各家。先帝臨崩。曰。朕佳兒佳婦。今以付卿。皇后無過。豈可輕廢。上不悅。而罷。明日。又言。遂良曰。必欲易后。請擇令族。武氏經事先帝。天下耳目。安可蔽也。臣請當死。叩頭流血。曰。還陛下笏。乞放歸田里。上大怒。引出之。昭儀曰。何不撲殺此獠。毀潭州都督死。嗚呼。太宗有知人之明。遂良有忠君之實。惜高宗闇昧。溺愛。養成內禍。幾覆唐宗。爲人君者。所宜深鑒。

蕭瑀事太宗忠直清謹。太宗問瑀以京國父長之策。瑀曰。三代封建而久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爲然。有封建之議。上與群臣論周秦脩短。瑀曰。紂爲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不。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

下增脩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所以殊也取之或逆守之不可不順太宗可謂知所本矣

溫彥博字大臨警悟善辭令每問四方風俗臚布詰命若成誦然進止詳華時人拭目觀之爭相稱羨

虞世南兄世基字懋世博學善草隸孔奐曰世金之貴獨在斯人世南字伯施文章贈博太宗出行有司請載書以從帝曰虞世南在行祕書也暗誦列女傳太宗稱五絕上聖德論

祖孝孫爲太常少卿作唐雅樂太宗曰治之隆赫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亡作半呂曲陳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何謂不關隆替魏徵曰禮云禮云玉帛六乎哉樂六樂云鍾鼓云乎哉樂在人和不在聲音溫公曰禮樂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文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

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吏遠於身柰何以禮樂無益於治亂乎

皇甫德參諫脩洛陽宮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蓋宮中所化上怒欲治其謗訕之眾魏徵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誰敢復言賜絹二十四匹

張玄表論事有回天之力諫脩洛陽宮虜亡隋之敝賜綵二百匹

岑文本字景仁十四詣司諫理父寃命作蓮花賦合蒸稱賞馬周字賓王上䟽言時政得大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百姓治安唯在刺史縣令選用得人陛下可以端拱無為全朝廷重內官而輕州縣所以百姓不安

太宗曰張詠無忌諱避嫌疑物極速矣斷事理古人不過而

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庶悉獵古今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
當官無朋黨所乏者骨節規諫唐儉言辭便捷善和辭人事朕
三十年遂無及於獻替揚道性行純和自無愆違而情實怯
懦緩急不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華贍而持論指據經遠
自當不負於物劉均性最堅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
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
能稱意褚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
飛鳥依人人自憐之

姚思廉李玄道蔡允恭薛元敬顏相時蘇勗于志寧蘇世長李
守素陸德明孔穎達蓋文達薛收

魏元忠薛武后而奏臣自先帝以來蒙恩承乏宰相不能盡忠
死節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后不悅太后不豫二張譖元忠云

太后老矣。挾天子爲長久計。太后怒。下元忠獄。與昌宗廷辨。昌宗賂舍人張說爲證。許之。昌宗曰。張說間聞此言。問說。宋璟曰。名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鄙邪。陷正。獲罪流竄。榮幸多矣。事有不測。璟當力爭同死。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趣使言。說曰。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趣臣。况在外乎。臣實不聞。昌宗逼臣。太后曰。張說反覆小人。并繫治之。貶元忠爲高要尉。說流嶺表。

張柬之。武后問狄仁傑欲得一佳士。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宰相才也。遷秋官侍郎。爲宰相。武后甚喜。張易之。昌宗居中用事。柬之與崔玄暉中書省。玄暉司刑少卿。桓

彦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誅之。謂羽林將軍李多祚曰。大帝之子爲二。聖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遂與定謀。柬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遣東宮之等帥左右羽林兵至玄武門。請柬之

迎太子斬關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斬二張無下太后驚問
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宗謀反臣奉太子令誅之太后見太子
曰乃汝邪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更歸天意
人心久思李氏群臣奉太子誅賊臣願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
望太后遂傳位太子中宗即位長史薛季昶謂東之曰二凶雖
誅祿孽猶在草不夫根終當復生東之曰大事已定猶執上肉
爾三思與韋后通譖東之等不肯封王罷其政事遂封東之漢
陽王彥範扶陽王恕已南陽王玄暉博陵王三思使鄭愔告謀
反貶諸州司戶尋殺之太子重俊與季昶多詐矯殺三思崇訓上
殺多詐及太子烏乎東之之智謀安在反不及季昶邪使無多
詐唐祚仍不可呆中宗昏庸若此可勝嘆哉

狄仁傑懷英拜司空時武三思求為太子太后意未決仁傑曰

文皇帝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
托陛下今移之他姓非天意乎且姑姪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
千秋萬歲後配食大廟承繼無窮立姪未聞姪為天子附姑於
天廟乃召廬陵王為皇太子后信重仁傑謂之國老不名仁傑
好面折廷爭后屈意從之太后欲得佳士為宰相仁傑薦張柬
之卒安唐宗又薦姚崇桓彥範卒為名臣仁傑真社稷之臣也
婁師德為人寬厚清慎犯而不校其弟刺代州師德曰榮寵過
盛人嫉也何以自免弟曰人唾其面拭之而已師德曰人唾汝
怒也拭之逆其意不拭自乾笑而受之是也狄仁傑入相師德
所薦仁傑不知意輕師德齊之於外太后問仁傑曰師德知人
乎對曰臣雖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之用卿師德所薦仁
傑愧曰婁公盛德為所容久矣以功名終

姚崇由許州刺史爲兵部尚書宋璟由洛州長史爲吏部尚書
同中書門下三品協心戮力華中宗敞改進忠良退不肖賞罰
盡公請託不行綱紀脩舉有真觀永徽之風次宗即位每事咨
訪應答如響奏十事曰行仁政罷邊兵嚴法律遊宦寺絕外貢
重官職肅朝儀納忠諫罷佛老營造抑外戚山東大蝗崇督州
縣捕之

宋璟爲相務在擇人隨行授任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直諫
上敬憚之而屈從突厥默啜久爲邊患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
靈荃得其首夸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心生僥
倖痛抑其賞授以郎爵靈荃痛哭而死姚崇善應變成務璟善
守法持正剛直過崇志操雖殊輔治和協二人進見上爲之起
去臨軒送之得君如此崇勸天子不求邊功璟不賞邊臣而天

寶之亂卒蹈其害可謂有先見矣

韓休爲人峭直不干榮利居相位甚久時望上或宮中宴樂及後死遊獵小有過差輒問韓休知不言訖諫疏已至上嘗覽鏡默然不樂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嘆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高奏事常頗指既退吾寢不安韓休嘗力爭既退吾寢乃安吾用韓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

史鑑卷之九

臣道第七 賢臣

張九齡子壽與韓休並相。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守珪奏請斬之。九齡批曰：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玄宗宥之。九齡曰：祿山有反相，不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千秋節，群臣皆獻寶鏡。九齡著千秋金鑑錄述前世興廢。上欲相李林甫，九齡言恐為社稷之憂。上卒相林甫，而罷九齡。祿山反，上思九齡之言，遣使曲江祭之，厚恤其家。朝廷安危繫宰相賢否，使韓休、九齡不罷，豈有天寶之禍乎？

楊綰與常袞並為侍郎，同平章事。綰清簡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減聲樂五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甚盛，即削省之中丞崔亮毀其第宅。上方倚綰革弊政，而綰卒。上悼之。

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揚館之速甚矣德化之及於人也如
此

常袞為相天下用兵諸將競論功賞官爵之濫袞思革其弊杜
絕僥倖奏請不允代宗欲大用李泌常袞曰昔漢宣帝欲用人
為公卿必先試理且以為刺史使周知人間利病俟報政用之
袞言善矣若黃霸為相損於治郡者是矣

崔祐甫代常袞為相欲收時望纔二百日除官八百人上曰人
或議卿所用多涉親故對曰選擇百官不敢不詳真有未之識
豈諳其才李正己獻錢三十萬上欲受恐見欺却之則無辭祐
甫請遣使賞賜青油將士正己慙服諸道亦知朝廷輕財太平
之治可望

陸贄剛直忠貞宣忠輔國知無不言前後奏疏累數十萬言切

中時敝致君澤民安邦安國人心悅服朝野交懽職掌詞垣上所親信事無大小必與謀議號爲內相然數直諫忤上意極言
廬祀姦邪上雖貌從中心不悅又贊拜相極陳裴延齡措克欽
怨延齡日請贊上信延齡不直贊竟坐譴貶死時論嗟惜知唐
室之不競基于此矣

陽城徵爲諫議大夫人想望風采曰必死諫諍職下城日夜痛
飲韓愈作爭臣論譏之及貶贊上怒甚無敢扶者城慨然率同
列論陸贄無罪裴延齡獲佞上怒欲罪城將軍張萬福賀朝廷
有直臣時將相延齡城曰若相延齡取白麻壞之改國子司業
杜黃裳時藩鎮強盛黃裳勸上振舉紀綱裁制藩鎮於是用兵
討蜀威行兩河又言王者上承宗廟下撫百姓四夷風夜憂勤
不可暇逸以格移心黃裳建議征蜀又指授高崇文方略皆中

醫其黃裳有經濟大畧不拘小節故不得久居相位惜哉

武元衡爲門下侍郎夏竦既平藩鎮惕息鎮海卽度使李錡求入朝已而稱疾元衡請下詔徵之詐窮遂反左軍執錡斬之吳元濟反淮西上以兵事委元衡李師道使人刺元衡

裴度當吳元濟反淮西度繼武元衡總兵征討李愬以李祐之計雪夜至蔡城擒元濟繼送京師不戮一人屯鞠場待度度還朝以同平章事進肯國公度德量寬弘智謀深遠在相位知無不言夏皇甫之譖而罷無意世事治園池爲綠野堂子午橋酣詠詩酒與物無競以四朝將相威重四夷四夷見唐使必問度安否以身係國家安危如郭子儀者二十年

韓愈退之憲宗之世迎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二月歷送諸寺愈官刑部侍郎上表乞以此骨投諸水必能作禍福宜加臣身貶

潮州刺史有鱗魚爲民害爲文驅之復文章陸六朝而弊齊然
復古撥衰反正以道自任其功不在孟子下

李絳當憲宗時欲革河北藩鎮之權絳言王武俊父子相承四
十年范陽陰相勸助未可輕議淮西秦無郟後何事征討俱中
其謀然與李吉甫多構仇怨二人並摺絳屢直數爭論吉甫善
逢迎絳請發錢百五十萬賞魏博之來歸者勝於發十五萬兵
之費皆策之善者絳由中書侍郎尚平章事性鯁直數與李吉
甫爭論上前吉甫將意逢迎上多直絳而從其言由是構隙吉
甫言天下太平宜爲樂絳曰漢文時兵不血刃不刃家給人足
質誼以爲厝火積薪之下不可謂安今大戎腥羶近接涇隴加
之水旱倉廩空虛宵旰之時尙暇爲樂吉甫言人臣不當強諫
使君悅臣安絳曰人臣當犯顏苦口指陳得失若陷君不義豈

得爲忠吉甫言陛下威刑未震絳曰王者尚德不尚刑豈可舍
成康文景而效秦皇父子觀於德裕僧孺李絳宗閔之論君子
小人判然而明雖庸人孺子皆知之况明君子乎

裴均爲相憲宗推心委之均亦竭誠輔佐君臣相孚上問均爲
理之要何先均曰先正其心均器局峻整處心公平人不敢干
以私雖故人求進用止資給優厚未售一資云

李德裕當敬宗即位昵比群小游幸無常德裕獻丹宸六箴曰
青衣正服罷獻納諫辨邪防微又奏出師征吐蕃之利牛僧孺
進之二人德裕德裕政日久頗徇愛憎人多怨之德裕秉政
引白敏中爲學士及失勢敏中排之貶崖州司戶卒

德裕督周之舊相性廉介門無私謁宋太祖使爲旋師督軍調
未退聞變下殿執王溥手曰倉卒遣將吾輩之罪亦入溥手出

血藥不能對太祖重之以為真宰相太宗亦稱贊循規矩情名器持廉節惜大周世宗一死爾

王溥與范質同相同罷家無餘貲唯藏書萬卷

魏仁浦亦舊相或輕其不由科第進世宗曰自石以文武才略為輔相豈盡出科第邪

始普以一掌書魁三遷為宰相開國元勳普居第一言聽計從內外無間普德驤言其貪賄帝怒其齒南唐吳越私遣普金帝置不問其能過如此夫何太祖輔托傳弟及子而大斬之際太宗入侍散遣宮人語不可聞普受遺命載在盟書而乃背食前言阿附逆意宋后死不成喪涪陵武功不得其死觀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諍是何言歟上負太祖罔極之恩下贊太宗滔天之罪死有餘辜視王陵長孫無忌褚遂良狄仁傑輩不可同日

語矣

雷儀弟曰嚴况侮儀俱弟進士太祖嘉儀操行欲相之爲趙普所沮太祖入冠帶見儀因儀能辨僞蜀乾德年號稱宰相須用讀書人諸弟俱官起居諫議參政補闕之職

呂蒙正爲宰相質厚質簡不結黨與遇事敢言嘗曰倖門如鼠穴不可塞之但當去其甚者又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夫人之情僞君子豈不知第當涵容則衆事皆濟觀於朝士指斥此子亦參政之語置之不問非宰相寬宏之量能若是乎

張齊賢以十策獻太祖曰下并汾富民封建崇學舉賢夫學籍由選良吏懲姦恤刑太祖命太宗可收爲相其守荊州夜遣兵擊破契丹其策桂矣居官忠於君居家孝於母非偉人歟

呂端有器量而性質大雖擯斥不以得喪介意趙普稱其奏事

得嘉賓。家嘗喜遇挫折未嘗懼。真輔相之器。清靜簡易。能識大體。能致人君。刑大事必經詳酌。奏聞可謂深結主知者也。

李穆初知開封。剖決精微。姦猾屏迹。豪右無容。莫敢干以私。故大用。性至孝。穆後純正。母喪。奪情以哀毀卒。上臨哭曰。穆國之良臣。方倚用而遽歿。非斯人。不幸乃朕之不幸。非賢而有德者歟。

王化基為御史中丞。慕范滂。以澄清為志。參知政事。致治雍熙。蘇易簡職司翰苑。參政中書。學問該博。政事優長。其在翰林。上待若賓友。母薛氏賢。上問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勿束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曰。今之孟母。

賈黃中。字昇州。視府舍。撤李氏珠寶數十。擯皆未著籍。表上之。太宗曰。非黃中。庶恪則。國之寶。汙法害人。賜錢二十萬。遂歸。

林與士循默守位

姚坦爲益王府郎善王作假山宴樂坦曰但見血山王問故坦曰見里胥督稅捕民鞭笞見血非血山而何太宗亦爲假山聞之遂止王之宮人誣奏坦檢東王成疾上怒擇宮人杖之召坦諭勞太宗可謂善教子而任官者矣

李沆爲相日取水旱盜賊奏聞使人主知民間疾苦不爲聲色土木之好嘗曰爲相無補但不行四方利事又曰論語言節用愛人便民以時爲相者能行不故王且解爲聖人

王且爲相務鎮靜性冲澹寡欲自奉儉薄薦寇準沮王欽若有知人之明執政十年任遇至專事無過差惜夫欽若誕奏天書且心知其非誦勉舉行諫則已同之欲去則上待之厚惟臣不樂寢疾謂公身髮細服議者謂且得君安於勢位而不能以

正自終云

寇準為相太子元佐不法太宗欲廢之問準準曰必得聖旨果有巫蠱之迹又謀立太子準曰不可謀於中官遂立真宗而奏事切直太宗怒起攀衣請決契丹入寇力勸親征和議成議嚴弊毋過三十萬上自澶淵還得準如存欽若恨之數毀準曰城下之盟春秋小國所耻準以陛下為孤注小人之妬賢如此予謂以準輕已乃肆為譏諍用計欺準四蹙至雷州請亦貶崖州過雷準遣人以禮迎之為予正人君子常見陷於小人予謂欽若是也

畢士安與寇準並相上曰準剛而使氣奈何士安曰北戎跳梁正宜用準士安清儉厲名節及帝上謂準曰士安君子人也餞

節真行有古人之風其君臣相孚如此

尚敏中初與呂蒙正並相舊相出鎮者多不以吏事為意蒙正
喜宴遊張齊賢放蕩不檢惟敏中勤於政事所至著稱由河南
再入相

張詠初知杭州歲饑寬鹽禁再知益民鼓舞相慶其前後多惠
政教化大行少個儻有大志尚氣節重然諾勇於為義真宗稱
其才任將帥嘗為十州宣撫關異端毀淫祀以正自持

楊億為學士性耿介坦夷重交游宗名節而論善惡大明人多
怨之文章敏速與劉筠齊名富契丹書真宗欲更改億不從求
罷立劉后又不草制王欽若請之一夕亡去再徵為太常少卿
筠為學士丁謂復相草制筠不奉詔後為御史中丞二人剛介
如此

錢若水少入禁山見陳搏搏相之曰急流中勇退人也拜樞密

副使未四十致仕。

種放隱居南山聚徒教授真宗召為司諫拜工部侍郎脫節飾輿服市良田特論薄之。

王曾為人謹厚訟三場俱第一入叅大政正色獨立為相七年外戚多被裁抑忤太后意出知兗州遷大名北使過必飾其從不敢疾民為立生祠前後輔政十年言天下利害箝而中理性純儉人罕見其喜無敢干以私上篆其碑曰旌賢之碑真倖度君子人也。

呂夷簡居相位仁宗母李宸妃卒太后不成喪夷簡請發喪成服葬以后禮仁宗後覺厲發指改欽始釋然前後在中書二十一年韓琦范仲淹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皆所引薦嘗奏令叅政宋綬編中書總例雖庸夫執之可隆相業其剛明廉直如此。

李迪與丁謂並相謂擗寇準進林特迪怒詔謂以手板擊之謂
怨怒迪欲致之死賊衛州中使至賴客鄧餘保護或語謂曰迪
若敗死如公謂何謂曰異日好事書生弄筆不過曰天下惜之
而已太后崩復相與子東之早年告老人比之二疏正人不為
邪人所容如此。

張知白為相常惜名器無毫髮私以盛滿為戒雖貴頗清約如
寒士。

龐籍凡再相再任郡樂活澹不嗜榮利召自定州求致仕益力
執政曰公康寧如是且上意力有奈何欲去之堅籍曰力衰厭
棄而去豈知止足者表七上許之。

晏殊同叔七歲試童科擢昇王教授與仁宗講學屢遷朝職未
歷州縣入副樞密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便忤太后意出知應天

府興學校俾范仲淹掌教事居相位西夏寇邊請罷監軍以
障圖授諸將雖早貴清儉如寒士自少至老篤學稱人之善如
已出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俱以其門官弼楊察其好也仁宗
篆碑首曰舊學之碑著類要一百卷

杜衍居相位務裁抑僥倖積詔旨十數輒納上前中丞王拱辰
劾衍婚蘇舜欽祠神恣譎衍相七十日而罷貶餘致仕家故饒
財悉分施族媼貧者歸老無屋寓岳驛舍前後如此

魯宗道性剛正疾惡遇事敢言不為小謹上厭其數諫進曰臣
職司諫議敢厭煩煩上悅書劾蘇曰魯直入參政府太后問唐
武后何如對曰唐之罪人太后幸慈恩寺欲前輩宗道曰婦有
三從前行不可貴戚莫不畏憚目為魚頭公言骨鯁也

范仲淹少厲大節慷慨有志於天下不擇利害為趨舍而夏元

吳反仲淹為陝西經畧副使其禦敵務待重不急近功築城奪
要害地韓琦欲與賊戰仲淹以為難好水川果敗初呂夷簡嘗
黜仲淹而兵起仲淹復用二人相懽戮力平賊入參大政上以
太平貴仲淹韓琦仲淹內剛外和性至孝好施予置義田以贍
宗族為政忠厚所至有恩邠慶之民蓋像立生祠卒也寇酋數
百舉哀佛寺飯僧三日而去非知仁勇三者之兼有者乎

蔡齊為學士楊大妃受太后命保養上躬太后崩遺詔尊為太
后臨朝齊力爭不可遂止

丁度參知政事性純質無姬妾告諸子曰王旦為相十五年猶
布衣汝曹宜自力吾無請也

宋庠為相練達故事始說政也好別是非可否由此斥退及在
相位乃浮沉自安然以忠歷見稱

章得象為相。入謝。上曰：「往者太后臨朝，群臣邪正朕皆默識。唯卿忠清無所附，未嘗有干請。性簡澹，性重。先在翰林，太后遣人至院，待以正色，不交一言。上由是重之。」

孫奭為侍講。仁宗或左右瞻視，奭拱立不講。每講禮經，必莊爾上為之悚然改容。

孔道輔為中丞，使契丹，優人以先聖為戲。道輔艱然斥其非。其主使主客謝之，郭后之廢，道輔率范仲淹等十人伏閣下，言不可廢言之不已，出為郡守。先為寧州推官，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而下奠拜。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

包拯初知諫院，劾外戚張堯佐，尹開封。令行禁止，事親孝。天性嚴肅，不作私書，絕私謁。未嘗以色辭悅人。人謂其尖比黃河清。然無倫吏，前劾亦務為寬厚。嘗官待制，人稱包待制。

史鉞卷之十

臣道第八 賢臣

韓琦爲相英宗即位得疾曹太后臨朝左右構說兩宮成煢琦極言切諫調護如初英宗疾愈琦請太后還政亟命撤旒英宗疾甚琦請立太子顙王顙神宗即位王安石進用琦懇求罷判相州安石變法琦在相州言青苗錢不便上不從即命散給之曰藩臣之體當如是居郡八年而薨上篆碑首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勛之碑琦天資忠厚辭氣雍容人未嘗見其憂喜輕財好施家無餘貲其待士無貴賤禮之如一苟公論所爭雖素所不悅必用之於事惟視義如何不私於己其度世猶郭子儀裴度子四人忠彥粹彥純彥嘉彥

富弼自汝州入見神宗問治道弼曰人君好惡不可令人窺測

則姦人得以附會其惡。又問北事曰：二十年未可用兵。同平章
王安石參政弼言：新法不可累表求去。薦文彥博上曰：安石
何如？弼默然。弼卒，遺表曰：忠諫路絕，諂諛日聞。宮臣不可將兵，
異利之臣爲國生事。西事可憂，宜詔其改心，效順。弼早有公輔
之器，名聞夷狄。際使至，必問安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君不
忘朝廷，薦王質王素，余靖，吳奎，皆知名士。德政與韓琦相，方云
封鄭文忠公。

文彥博與富弼並相。上曰：古之命相，或夢或卜。今命二相，豈不
賢於夢卜哉？彥博爲人，疑簡端重契丹。使至，見之曰：天下異人。
哲宗之初，平章軍國重事，序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
朝，因赴都堂議事。居洛陽，富弼結耆英會，雖端謹而顧盼有威。
事四朝，更二府，爲將相五十年。英傑之譽聞于四夷，封潞文忠。

公

歐陽脩四歲而孤母鄭氏守節善訓居兩府七年與大臣主國
論好別是非多怨誅英宗曰脩性直不避衆怨疾五季文弊慨
然學古上宗韓愈大變上習受詔脩曆書五代史法嚴而辭約
用春秋法師其意不師其辭文章政事拔萃超群今之韓愈也
封楚文忠公

蘇洵與二子軾轍至京師謁歐陽脩上權書衡論機策授文安
主簿纂脩禮書安石名曰盛洵著辨姦論曰口誦孔老之言身
履夷齊之行收召好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私立名字以爲
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王衍盧杞合爲一人夫
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斝人之情也今也不然衣夷虜之衣食
大糞之食囚首喪面而談詩書豈其情也哉斯人不用吾言爲

過孰知禍之至此不然天不將被其禍而吾獲知人之名悲夫
洵歿安石用事其言大驗惜洵不永其年不究其才使得時得
位必有大過人者號老泉

司馬光位重保衡學傳道統德全仁義功蓋乾坤不與安石同
朝則可與伊傳周召房杜姚宋同芳不朽矣天不祐宋如此於
書無不讀文辭宏深有西漢風博極群書不喜佛老

呂誨爲御史中丞劾安石曰大姦似忠大詐似信安石外示朴
野中藏巧詐驕蹇慢上陰賊害物數其十事司馬光稱先見不
如呂誨安石初執政誨已劾之誠哉明矣

范鎮知諫院仁宗未定儲副而請者三上章十九待罪百日須
髮爲白爲翰林學士言新法不便辨蘇軾認贖私鹽辨孔文仲
對策直言被罪極言青苗重斂困民不從懇求致事

吳奎參政中書有輔立先帝之功

唐介參政中書與安石爭新法憤悶發疽而卒

趙抃知諫院爭新法安石怒曰坐不讀書抃曰皇極經世何書可讀入參大政言不聽出知杭州日所爲事夜必焚香告天不告不爲知越州旱蝗米貴禁增米價抃任其增價米商輻湊價因以賤歷官所至琴鶴自隨謚曰清獻

王安國常非其兄安石所爲哭於影堂督責曾布誤感安石爲翰林學士嘗吹笛安石曰請學士放鄭聲安國曰願相公遠佞人呂公著爲相持正講學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欲薄滋味人不見其疾言遽色無窘悴容世俗紛華淡然無好識慮深敏苟便於國不計私利害與人至誠不事表襮奸士樂善出於天性御前箴博取衆善以爲善所守毅然不可奪詔議肉刑堅不從其

忠直如此此

呂大防與范純仁同心輔政爲人朴厚忠直不可干以私不立
恩嫁怨政府八年始終如一

范純仁爲相濮守吳夔厚言蔡確作詩誹謗臺諫請誅確純仁
堅不可又欲貶確嶺南純仁曰此路荆棘八十年奈何開之吾
輩恐不免章惇用事貶削純仁寬簡勤儉任子恩先於疏族等
後幼子五孫皆未官其謙讓清謹如此

劉安世爲中書舍人面折廷爭號殿上虎爲章蔡所忌太后亦
憚之由黨禍貶謫歷循梅高斯雷化竇七郡皆死地安世絕欲
養性處之恬淡竟得北還

傅堯俞爲中書侍郎皇太后曰傅侍郎清直一節金玉君子也
劉摯蘇頌俱爲僕射貶黜而終於黨禍

王存爲吏部尚書不爲詭激而遇事有守司馬光曰並馳萬馬中能駐足者王存

韓惟爲門下侍郎

蘇軾博學通經從歐陽脩學古文爲安石所惡不大用爲翰林學士被章惇譖貶嶺南

蘇轍門下侍郎軾之弟軾著論語尚書周易解轍註詩春秋刪論史記爲古史

范祖禹翰林學士平居恂恂不言人過遇事別白是非不少借每進講列古義參時事言簡而當蘇軾稱爲講官第一爲章惇所斥死化州

陳瓘瑩中爲左正言劾章惇設國劾向宗良兄弟藉太后希寵劾蔡京廣布腹心愚弄朝廷言王安石日錄辭多詆訕貶廬州

著尊堯集辨安石之誣神考為堯蔡京章惇雖待權厚而權不
阿附之諸公薦權斥效不避死曰彼舉爾所知吾為仁由已號
了翁

江公望為左司諫與王縉並以風節著嘗曰榻前一磚地乃臣
子對君父極言天下事惟上不欺天中不欺君下不欺心庶可
免矣

任伯雨為右正言劾章蔡半歲百八疏

鄒浩為吏部侍郎以黨例黜楊時稱其自少以道學行義知名
遇事接物如虛舟而堅挺如精金美玉不可磨磷

龔夬為殿中侍御史劾蔡卞曰妄謂盡得安石之學以欺朝廷
參預朝政望重黜之

曹摅為司諫例黜召還徽宗惡其剛直曰詆毀神考曹摅第一

張舜民其次

張舜民爲右諫議大夫在職七日上六十餘章曰以庸將而御
老師役飢民而爭曠地

揚時中立爲諫議大夫數陳時政得失遷工部侍郎兼侍講陳
說古今治亂號龜山先生

胡銓邦衡爲編脩官秦檜主和議銓上疏曰陛下屈膝則宗
廟社稷盡汙夷狄天下衣冠盡爲左衽三尺童子至無知也指
犬豕使拜則怫然怒堂堂天朝而拜犬豕曾無童稚之羞願斬
秦檜王倫孫近三人頭竿之葦衝然後責虜使之無禮徐興問
罪之師則主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蹈東海而死寧
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貶新州金人以千金購書見之大驚
檜死召還官皆致殺學士邦衡雖無攻城略地之功而有匡主

范氏之策王庭珪民瞻作詩送行賤新州十九年晚歸任敷文閣學士

陳康伯爲相高宗曰卿靜重明敏語不妄發真宰相也金人入寇康伯曰陛下幸闔越大事去矣中使持御批云虜未退且散百官康伯焚之孝宗呼丞相而不名曰康伯有器量從容不迫可比謝安上書碑首曰旌忠顯德之碑

陳俊卿爲吏部尚書曰君臣之分雖嚴情不可不通上曰朕有過卿宜盡言入參大政勸上親處直學使倖庸紀綱講軍務寬民力特兵官不見執政俊卿請召見與語察其才智由是兵政復歸中書與虞允文並相允文欲遣使至金求陵寢地俊卿不可竟不復得地曾謂上計其變併盤結士爭附之俊卿言親招權納賄上遂疎觀俊卿其賢矣乎

唐亮文金亮入寇允文爲中書舍人至采石犒師虜將渡江諸將欲遁允文曰國家養兵三十年顧不能一戰乎舟師少却允文拊軍師時俊背曰爾以膽略聞今在陣後女子爾俊進海舟衝敵舟敗退射敵騎焚其舟亮怒斬其將劉漢臣五人弒亮允文之策也

黃中爲給事中多封還詔書爲群小所惡諫官尹樞詆中爲張浚之黨爲兵部尚書知無不言未滿歲告老朱熹上書願爲弟子其爲人可知矣

王十朋由侍御史改吏部侍郎劾史浩議和之罪

龔茂良參政中書嘗嘗薦朱熹熹臣曾觀選茂良不避道茂良白上治政言其擅朝賤而卒

龔茂良參政中書孝宗稱其質直不阿權知樞密

謝謬爲工部尚書言差役顧役宜並行又言役當從民便官司不得干預號良齋

周必太子充中詞科輔孝光寧三朝宰相博學多文相業隆盛退居十五年封益文忠公

留正爲丞相劾武臣姜特立之招權納賄不聽去相位不許寧宗即位以五更致仕再相五十日韓侂胄以內批罷之及禁僞學以正引用爲黨再貶

葛郊爲相期年而罷光宗附廟議者謂周留皆僞忠請以郊配享

趙汝愚參知政事定策立寧宗皇帝爲丞相韓侂胄意望建節恨汝愚抑之謀諸汝愚汝愚性疎直不悟其奸汝愚爲政務裁抑僥倖求進者多怨之侂胄秉政群邪和附誣汝愚謀危社稷

謫零陵至衡陽疾服藥而卒

章穎由司諫陞禮部尚書彈劾弗顧光宗稱爲好諫官告老歸田以壽考終

黃裳元宗時爲嘉王壻善上曰嘉王進學皆卿之功裳謝曰若欲進德脩業須求天下第一人乃可問爲誰以朱熹對由是被召

彭龜年爲直講孝宗疾三上書光宗請問疾叩頭出血贊寧宗召朱熹陳傅良爲吏部侍郎力攻韓侂胄言熹與侂胄不兩立補外郡而卒

陳傅良爲中書舍人韓侂胄以御批罷朱熹傅良與劉光祖乞留之光祖名在黨籍其擬涪城學記云世方以道爲僞而學爲棄物夫好惡出於一時是非定於萬世學者益謹其所先入以

待夫豪傑之興爲諫官所劾貶房州

揚萬里廷秀博學通經不得登從班諸賢擯斥余端禮京鐸力薦固辭以寶文閣待制致仕士大夫高之孝宗御書誠齋二字註易傳嫉佞曾擅權憤疾而終謚曰文節

司馬光曰公著王岩叟傅堯俞趙瞻孫固范百祿胡宗愈司馬康呂大防劉摯蘇轍梁燾范純仁劉奉世韓維王觀韓川孫升呂陶范純禮趙君錫馬默顧臨范純粹孔武仲王欽臣呂希哲呂希純姚勗吳安詩王汾張耒泉浦之賈易程頤秦觀宋光庭孫覺趙尚李之純杜周蘇軾范祖禹劉安世鄭俠凡四十六人爲元祐黨人

任伯雨陳瓘龔夬馬洵陳祐李深張庭堅江公望鄒浩王觀豐稷陳次升謝文懽張舜民凡十四人以論詆誣罪貶竄

蕭育與陳咸朱博爲交時語曰蕭朱結綬出處同也

范巨卿張元伯友善約後二年相見及期元伯殺雞相候母曰
二年之別千里之遠何信之審邪元伯曰巨卿信士至期果至
元伯初輜車不發母曰得非待巨卿乎果至輜車遂行

寇恂賈復初交惡光武解之爲刎頸交

張詠與寇準定爲布衣交及準大拜勉使進學

柳宗死劉夢得同貶宗元得柳墓得得播宗元曰墓得有老母
播州非人所居請以柳易播